

一部关于天坑探险的全景式亲历小说！

TIANKENG

天涯论坛连载一个月点击破100万的口碑之作！

韩学龙★著

# 天坑

下

地心惊魂

追踪地下国真相，遭遇未知物种！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013338696

I247.57

2562

V2

# 天坑

下

韩学龙★著



北航

C1644242

清华大学出版社  
北京

I247.57

2562

V2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，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坑 / 韩学龙著. — 北京 : 清华大学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302-31910-8

I. ①天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74778 号

责任编辑：张立红 于倩

封面设计：张韧

版式设计：青青虫工作室

责任校对：杨阳

责任印制：李红英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总机：010-62770175 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, [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](mailto: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)

质 量 反 馈：010-62772015, [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](mailto: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)

印 刷 者：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
装 订 者：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48mm×210mm 印 张：18.5 字 数：429 千字

版 次：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：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48.00 元

---

产品编号：049642-01

# 目 录

## 第六章

- 306 \_ 埋伏
- 310 \_ 诱饵
- 314 \_ 见与不见
- 319 \_ 传说中的怪物
- 325 \_ 谢婉心的秘密
- 331 \_ 突变
- 334 \_ 搏弈
- 338 \_ 催眠
- 342 \_ 特殊案例
- 346 \_ 绑架
- 350 \_ 仪式
- 353 \_ 盗梦者
- 359 \_ 背叛者

## 第七章

- 366 \_ 蛊师家族
- 373 \_ 郑远的线索
- 379 \_ 出丑
- 383 \_ 金蛊师出山
- 389 \_ 悲剧
- 392 \_ 再下天坑
- 396 \_ 瘴气杀人
- 401 \_ 迷雾
- 407 \_ 洗浴
- 411 \_ 劫持
- 414 \_ 受阻
- 418 \_ 熟人
- 421 \_ 意外

## 第八章

- 428 \_ 老金发飙
- 430 \_ 分组
- 435 \_ 整装待发
- 437 \_ 人心莫测
- 440 \_ 遗失
- 448 \_ 焦虑的等待

- 453 \_ 洞穴壁画
- 455 \_ 惊人的秘密
- 461 \_ 拼图
- 464 \_ 白雾来袭
- 468 \_ 厉鬼的预兆?
- 475 \_ 蛊虫的感应
- 478 \_ 血蛊之诗

## 第九章

- 484 \_ 疯洞
- 487 \_ 再陷绝境
- 492 \_ 金蛊师现身
- 499 \_ 奇怪的现象
- 503 \_ 鬼布! 小心!
- 506 \_ 落入陷阱
- 509 \_ 林奇来了
- 512 \_ 郑远的秘密
- 515 \_ 失聪
- 517 \_ 大瀑布
- 521 \_ 落水
- 524 \_ 陶俑出现
- 528 \_ 女小庞

## 第十章

534 \_ 回首又见他

541 \_ 扑朔迷离

543 \_ 天坑下的黑影

547 \_ 谁害了红蛊师

549 \_ 假死的秘密

552 \_ 洞内乾坤

555 \_ 琥珀将军

557 \_ 最后一块拼图

563 \_ 高温之蛊

566 \_ 靠近真相

571 \_ 最后的选择

后记 · 578

---

## 第六章

---



## 埋伏

小林说出口的名字是“彭奇”。

“是彭奇安排我们来保护你们的。”小林语速极快，“但彭辉不是内线，因为他也不知道此事。”

太他妈扯了，这样的反转也太戏剧性了。

我懵了一下：“小张呢？”

想想当时他被彭辉威逼的场面，他是忍辱负重，还是真不知情？

小林解释：“我们是和小张单线联系的。他确实不知道彭奇的事，他以为自己是带我们来寻宝的。”

“你们还真能反咬一口。”我怀疑这是他们想翻供的策略，莫非他们是想把彭辉拉下水，从内部瓦解我们？这手段也未免太幼稚了。

“彭奇是我的师哥。”小林简短地说，“我们这次行动，经费都是他掏的。你相信了吧？”

我动摇了，看来小张也被算计了一道呢。

我问：“那所谓的小张表姐呢？”

她摇头：“哪有什么表姐。我们是等你们这支队伍成立后，才把小张拉下水的。他就是为了钱才答应做我们内线的，这家伙是个要钱不要命的小财迷。”

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：“你们要保护我们？犯得着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吗？”

她抛出无懈可击的答案：“郑远和彭奇的关系很僵。所以彭奇只能采取迂回计策。”

我避重就轻，想采取声东击西的方式找出她的破绽，问：“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告诉我？”

小林放低声音，彭奇之所以退出这次考察，是因为他发现郑远走火入魔了。“我需要提醒你注意。”她给我递了一个眼色，暗示我们是一伙的。我不解，那两人开始内讧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

“郑远是来坑底找一个活死人的。”小林露出害怕的神色，“郑远爷爷去世后，郑远找到了一位知情人。但那个人已经因为一场事故成了植物人。郑远就从湖南请了一位高人，在天坑下，动用了蛊术。”

我目瞪口呆，据我所知，用蛊是应该在人的弥留之际才能起效。她的目光中有悲怜和恐惧：“家人朋友，包括彭奇刚开始都不知道。”

我打个冷颤，看看四周，仿佛那两人会随时冒出来。

“后来怎么样了？”周边氛围顿时变得诡异而阴险。

小林也有点儿不安：“那两个人都失踪了。”

“两人？”

“严格说来，是一位制蛊高手，一具尸体。”

我心一惊，验证道：“他们都在天坑下？”

小林点头，告诉我，就因为郑远迷上了蛊术。彭奇觉得他会把队伍带入危险境地，所以两人分手了。

两人各有一套说辞，我该信谁的？

这时，人群传来一阵噪动。我听大庞在高声尖叫：“这里有关。”

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了。这家伙居然是在石壁前撒尿时，在尿的浇注下，意外发现了一块可以活动的石板。

老金勒令大庞自己动手把石板挪开，大庞笨手笨脚的，老金没办法，只好把他赶到一边，自己动手，然后费了好半天工夫，都没能挪动石板。

这里面藏着宝贝吧。我的心狂跳起来。相信不少人也和我有一样的想法。否则，谁会制作这么精巧的石板来扣合神秘的洞口？石板手工精确，扣合起来，称得上严丝合缝。

彭辉仔细琢磨着，终于出手了。这小子果然有两下子。他不是顺着石缝轨道用力，而是朝相反的方向推了一下，出乎意料，一个小石楔露了出来，它原来起到了卡位锁的作用。拨开它，石板便顺利地轨道口滑了出来。

大家迫不及待地用手电照着里面，大失所望，里面空空如也，唯独光线很充足。

彭辉探进半个身子，短促地叫了一声：“通道！”

他说的没错。这就是一管“烟囱”式样的通道，几乎与竖井等长。腔内约有两个平方米，人站在里面，强大的压抑感让人几乎窒息。

意外的是，石壁上钉满了木条，其实就是一架依附石壁而设的木梯。

大家的表情都很欢乐。至少我们返回地面，不需要再把来时的路重走一遍，那堪称是九死一生的死亡之旅。哦耶，我们也不需要攀岩了。

大庞和小张还在满世界寻找玉燕盏。老金在烧水做饭，小林和蒙着头的男孩子坐在洞口，望着我们，好像在瞧一出木偶戏。

彭辉等人围着石板团团转，琢磨着这个通道，似乎想挖掘更多线索。

这一刻，这一幕，在我眼里是那么有趣，那么超现实哈。

“快看，快看。”小林大叫着奔跑起来。那条“瀑布带”上的雾气飘散了，露出下面如瀑布般流泻的花海。我们都目瞪口呆。

我面对美景，平生第一次，也许不会再有第二次如此震动，伴随而来的，却是油然而生的孤独。无法消化的美景，在杳无人迹的天坑内，肆意地绽放。在我们面前变魔术。

蒙晋经常带团，所以相关数据张口就来。乐业境内目前已发现多达130种原生态的野生兰花，其中绿花杓兰为国内首次发现，他曾在科考中见过一次，它与兜兰相似，每朵花都有一个“兜”，花瓣为翡翠色。

我们所见的，大部分是带叶兜兰，色彩亮丽。如在香港被誉为“银童”的硬叶兜兰，趋致可爱；小叶兜兰那帽盔状唇瓣，是骗取滑落进内的食蚜蝇来授粉的秘密武器；长瓣兜兰花叶都很漂亮，花萼上开着2至4朵花，每朵花都有两条长“辫子”；花瓣狭长卷曲的是天贵卷瓣兰，花叶共赏的多花脆兰和假万代兰，看上去犹如一缕缕黑发从树上悬垂，正值花期，紫红色的花竞相怒放；黑毛石斛的根部细胞间有真菌，能分解，并为生长提供养分，是空中兰花园的主力；毛萼珊瑚兰自身无叶绿素，不进行光合作用而主要靠真菌提供养分的兰科植物。这些品种在乐业本地其实非常少见，却在我们眼前聚集在了一起。

这是天坑给我们的慰劳吧。我心里想，无端地感动起来。

最妙的是，那层云雾很快又聚拢着把花海给遮掩起来。

彭辉该死的舌头又不安分了。他试图用科学解释，如石壁上有气孔，里面有对流空气等等。

真扫兴，这样人生难得一见的美景，就当成上天的犒劳好了，干嘛要自作聪明？

## 诱饵

直到大家衣冠不整地站在公路上，我这才真正感觉是回到了人间。一辆吉普车驶过，我们全体对它行注目礼，把车上的人都惊住了。

看看我们这群人的尊容吧，真让人哑然失笑。一堆大老爷们，甚至看不出其中混杂着一个女人，一律灰头土脸，面容憔悴，还有个用衣服蒙着头的孩子，我们就活脱脱一群逃难者。

就这么走了约二十分钟，一个路边的小饭店映入眼帘。我们蜂拥而入，坐在餐桌前，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打电话。因为信号不稳，大家举着手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。

小林悄悄地走过来，对我说，她刚联系上那边几个成员。他们前天已经从天坑出来了，在同乡镇。他们还带出一个女人，就是那个谢婉心。

我大惊：“你们打算联系她的家人？”

小林深思熟虑地望着我，说：“你来决定。是你发现她的。如果把她留在天坑内，情况可能更糟。所以我们的伙伴只好把她带出来了。”

我心里清楚，她只是拿谢婉心作诱饵。彭奇这伙人是想从我这

里套出郑远的秘密线索？还是让我暗中给他们更多支持，以便保护他弟弟的安危？

我还未回答，菜已上桌，郑远招呼我们入席。大家迫不及待地开动了。久违的热汤热饭让我们食欲大开，每上一样菜，大家都风卷残云般一扫而空。

服务员和厨师偷偷在门口对我们指指点点，这一切困扰，都缘于那个用衣服蒙着头的男孩子。我们看上去就像一群绑匪。

老金给郑远下了通牒，如果我们不处理好这个孩子的事，他不敢跟我们回大本营。

郑远意识到了问题的棘手，眉头紧锁，请大家共同商议。老金和蒙晋都缄口不言。他们显然对此事十分忌惮，沉默是金。大庞吃得满头大汗，憋半天憋出硬梆梆的一句话：“谁带来的谁想办法呗。”

小林刚才吃得太急，现在一个劲儿打嗝，她低声却沉稳地说：“我带着他和你们分开走。唐摄影也和我一起走。”

大家迅速把视线投到我身上。我的天，大家该不会怀疑我和她是一伙的吧？

老金望望她，望望我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有个人你是一定要见的吧？”小林把脸转向我，说：“如果你愿意，就可以去领悬赏金了。”

大家都摸不着头脑。我心里清楚，看来小林是非得要把我拉下水了。

彭辉聪明，怀疑地问：“那个女人？”

她点头。意味深长地望着我。

郑远很平静，转头对小林交代道：“把你的同伙也带走吧。”

我们都面面相觑，小张的脸色很不好看。

老金讽刺道：“小张你可真会装傻啊。”

大庞这才恍然大悟，望望小张和小林，惊叫：“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”

小张也比较识趣，知道迟早要摊牌，干脆坦率承认。我猜他的心思是，反正现在没人有兴趣去追究此事了。看表情，郑远、蒙晋、老金早已心里有数。

小张委屈地说：“那几个人是跟着我来找财宝的，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危险。碰到需要的时候，还可以给我们当后援。

彭辉讽刺道：“碰到财宝的时候，也可以把我们都干掉吧？”

小张表示，这群队员已经探过了玛瑙洞，地形图也画出来了。可以拿给郑远参考，报答他对两个掉队伙伴的“救命之恩”。

老金冷冷地说：“其实我们早就猜到了你是内鬼。”

小张的表情是失望和悲惨兼而有之。他望望我和彭辉，好像是我们中的一个人把他出卖了。

蒙晋主动揭开谜底，他指着老盘说：“当初他俩从瀑布上跳下来的时候。我就打开过他们的包裹，里面有巧克力的包装纸。只要一查编号，我们就知道是谁在给他俩接济食物了。”

郑远也冷冷地说：“就因为咱们猜到你们的目的是求财，所以才放你们一马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，天啊，巧克力的包装还是有编号的？我确实记得有这么一个细节，蒙晋曾表示，在他们的包裹里，发现了同样牌子的巧克力。难道分配给我们的食品包装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编码？郑远跟我剖心剖肺地分析队伍里“内线”，发现了端倪，却又把我蒙在鼓里。这人心计也忒深了。当然，平心而论，我自己陆续掌握了很多

第一手资料，也没想过要透露给他。

小张有些委屈地说：“郑队，我们这支队伍是就地解散还是要继续第二阶段考察？我被开除出队伍了么？”

郑远想了下，估计暂时也没理出头绪，含糊地扔下几句话：“大家回去休整。过两天，我们集中，继续找水晶洞。”

我和小林等人出发前，彭辉把我拉到一边。

“小林拉你说悄悄话，还有别的目的吧？”他善于察言观色，这小子太精了。

我迟疑了一下。他似乎已经从我的表情中得到了答案。

彭辉凑到我耳边：“保护好自己。别犯傻，让人把你当成诱饵。”

我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感动。

“哥告诉过你一件事，”他收敛了嘻皮笑脸，“号称一个杀人于无形的法子，五灵脂不能和人参同时服用，这是逗你的。虽然古代医书说过，人参最怕五灵脂，其实有临床证明，两者是一补一通，益气活血。你把这个服用下去，也许能起点作用。”

他给我口袋里塞了一个纸包。

我心里一动，问它起什么作用？

彭辉的表情很可爱，有点儿窘，又故作轻松：“我不知道。总之可以压压你体内的蛊气。”他压低声音：“我哥对天坑很熟悉，这种粉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蛊。”他叹了口气，提醒道，“你要小心啊。”

我一下感动了，差点就要把老板娘给我的忠告告诉他了，但想想还是没说。无比真诚地说：“你也要小心啊。”

“哥晕。肉麻了啊。”彭辉推了我一把，“上路吧。”



## 见与不见

我们上了一辆小面包。为了方便交头接耳，我特意和小林坐在最后一排。

“彭奇也在乐业？”屁股没坐稳，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小林。她瞪了我一眼，把手指放到唇边，意思是隔墙有耳。

小张回头瞥我一眼，那表情活像只被遗弃的流浪狗。哼，谁让他利欲熏心，活该这个下场。小林心不在焉，正神游天外。我也懒得追问，反正过不了多久就知道了。

车子开了约摸一个小时，停在一个小镇上。司机和小林都到车下打手机。我打开窗，正午的阳光灼热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。

一个女人从小巷里出来。司机按了按喇叭，她便朝我们走来。这女子戴着大大的遮阳帽，墨镜，防晒措施做足，她和小林聊了几句，就钻进车里。小林还在打电话，而女子坐在我身边，一摘墨镜，我的血液刹那间凝固了。

没错，她就是谢婉心。

我先是一惊，又一阵狂喜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我情不自禁地抓着她的手。那是一双温热的手。我不由激动起来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她充满了警惕和疑惑。